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十八回 二十七祖傳大法 達摩老祖度元通

尊者正與國王同車在道，忽然繚絡童子立於車前，望著國王與尊者稽首。尊者一見，便問道：「汝憶往事否？」童子答曰：「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。師演摩訶般若，我轉甚深修多羅。今日之事，蓋契前因。」尊者點首，乃顧謂王曰：「此童子非他人，即大勢至菩薩是也。此聖人之後，復出二人，一人化南印度，一人緣在震旦。四五年內，卻返此方。」國王聽罷，隨下車敬禮。童子復向尊者求度，尊者乃以昔因，遂呼童子名為般若多羅，說道：「吾為普度化緣特行到東，來來路路，世法紛紛，度不能盡。我於光中已知我國後有東度之人，能繼我志，願汝其留意。」隨付法眼藏偈曰：真性心地藏，無頭亦無尾。

應緣而化物，方便呼為智。

尊者付法眼與般若多羅畢，乃辭王曰：「貧僧化緣已終，當歸寂滅，願王於最上一乘，毋忘外護。」王聽了尊者之說，乃道：「師何遽然辭去？我方欲大建道場，奉師廣演上乘，普度群生，以昌國運。」尊者道：「法器吾已付般若多羅，道場功果尚有元通。」元通聽得，亦求終始度脫。尊者道：「汝尚有東來一路因緣，返國須當收拾，莫遺因中之因，以造未完之度。」元通志記了。國王乃命車載般若多羅，同歸國內。尊者到得國內，入得寓中，即還本座，跏趺而逝。國王之下無不悲泣。元通亦慘然落淚。惟有般若多羅說道：「我王不必悲泣，元通也未可哀號，俱是滯泥凡情，未曾燭照。吾師已返未始有始，到彼極樂世界。我王當以龕輿送出南郊，吾師自有神化。」國王乃造木龕送尊者郊外。元通等香花圍繞，只見龕中尊者化火自焚。王乃收其舍利，造塔瘞之。後有僧名覺義贊歎一偈曰：

本來何處，既往何處。

未始有始，是往去往。

話說東印度王安座了密多尊者，乃建道場，崇修佛典，拜般若多羅尊者傳度國中。多羅尊者辭謝王曰：「吾師原自南印度來，今彼度復有聖出，吾當行化彼度，這道場當付元通主之。」言罷，向王一稽首，如風行電掣而去。元通只得完了道場別王，王亦以禮送出東郊，辭謝方行，回歸南印度。時德勝王已賓天，繼國度後王，名香至，賢明好道，崇奉佛乘，尊重供養度越倫等眾僧。一日查閱庫藏，見有無價寶珠，乃命臣工佈施僧眾，有此功德。國王先是生有二子，長名月淨多羅，次名功德多羅。這日元通回朝，王問不如密多尊者東度事跡。元通一一啟王。王聽畢，合掌稱贊。忽然後宮祥光繞殿，異香襲人。宮人來報，生產一子，國王大喜。當時起名菩提多羅。賞賜一領錦爛袈裟與元通，令其淨刹養道不提。

且說香至王自生了三子，長大卻與兩子不同，穎悟非常，仁賢出眾，一心只要出家為僧。父王及妃嬪屢勸不從。一日到淨刹中間行，見元通閉關入定，乃問左右服侍行者，都說：「師尊自隨二十六祖東度歸來，多年閉關入定。」王子聽了，把手指彈關門四下，不言而回。左右不敢啟問。卻說香至王喜捨寶珠，忽然一個僧人來乞寶珠，口稱自東印度來，且求會三個殿下。國王隨傳諭三個王子，迎進僧人，入得朝堂，望上稽首。國王答禮賜座，問其法號。僧人答道：「貧僧法號般若多羅。」國王聽了，合掌道：「原來就是吾國不如密多尊者法嗣。元通禪師回國，備稱功德。」隨奉寶珠，尊者接了寶珠。三位王子出得宮來，見了尊者。尊者欲試其所得，乃以所受寶珠，問三位王子：「此寶光有能及此否？」第一月淨多羅與第二功德多羅同聲答道：「此寶七寶中貴重無二，非尊者道法力，孰能受之？」惟第三菩提多羅答道：「此是世寶，未足為上；於眾寶中法寶為上。此是世光，未足為上；於眾光中智為上。師如有道，其寶自光；眾生有道，心寶亦然。」尊者歎其辨慧，乃復問道：「於諸物中何物無相？」答曰：「於諸物中不起無相。」尊者又問：「於諸物中何物最高？」答曰：「於諸物中人我最高。」又問：「於諸物中何物最大？」答曰：「於諸物中法性最大。」尊者知是法嗣，以時尚未至，且默而混之。即以寶珠拜還王所，不受。稽首辭王並三位王子，出朝飛步而去。後有贊揚菩提多羅三殿下辨慧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莫載惟法性，人我皆具中。

天生菩提祖，獨悟無上宗。

卻說三王子，自與般若多羅尊者辨論法性，尊者知是法嗣，辭謝王去後，他卻在宮朝夕只是打坐修道。一日，香至王厭世，二王及諸妃嬪等號泣欲絕。惟獨三王子在父王柩前入定七日七夜，出定來，對眾說道：「汝等休要悲號太過，當盡事死生之道理。我於定中已知父王賢聖，上登極樂。」眾方安慰。三王子乃求出家，二王苦留不住。正才出得國門，忽遇般若多羅尊者，道：「汝來也。」三王子喜不自勝，乃拜尊者，從行到淨刹中，受具戒。尊者告曰：「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，如是輾轉，乃至於我。我今囑汝聽吾偈曰：

心地生諸種，因事復生理。

果滿菩提園，葉開世界起。

卻說三王子菩提多羅，正名開士，非他凡等，乃是初祖達摩大師。般若多羅便是二十七祖。般若尊者既以大法付達摩祖師，祖師因問尊者說：「弟子得法後，宜化何國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汝得法後，俟吾滅度六十餘年，當往震旦國闡化。」祖師曰：「彼有法器，堪繼吾宗，千載之下，有留難否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汝所演化方，得菩提者，不可勝數。吾滅度後，彼有劫難。水中文部，善自降之。汝至時，南方不可久留。聽吾偈曰：

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淒淒暗渡江。

日下可憐雙象馬，二株嫩桂久昌昌。

尊者說偈，一日呼達摩近前，復演八偈，皆預為許言。即於座上起立，舒左右手，各放光明二十七道，五色光耀人目。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，化火自焚。空中舍利如雨。當時眾信收了舍利，建塔安座。達摩祖師自尊者示寂，乃於國中尋得一清寧觀宇，在內面壁而坐，按下不提。卻說元通自受了不如密多尊者度語，回國閉關入定多年，被祖師彈關四下，不言而去。一日關內有聲。左右行者忙啟關，只見元通開眸問道：「誰到此動吾關門？」行者答道：「有三王殿下到此，手彈關門四下。」元通道：「曾說何話？」行者道：「不言而去。」元通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吾師昔日示寂，已盡言矣，吾豈忘失？」行者便問師尊：「這是何意？」元通答曰：「吾昔年遠隨吾師東行，化緣普度，一路根因緣識，尚有未盡變化。乃今閉關，非示寂忘卻前因以遺後也。正為了明此緣，尚留世法。殿下之四彈關門者，教吾不忘四緣不了之因也。」行者聽得，又問師尊哪四緣。元通道：「汝等只知出家雖然是了生死大事，哪裡知道是報四重大恩。」行者問道：「何謂四重大恩，我等不解。」元通道：「人生在世，要知天地蓋載之恩，日月照臨之恩，皇王水土之恩，父母養育之恩。若不知報此四重大恩，出家何用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等出家念佛修善，就是報恩。」元通道：「這雖是，未盡為是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何方盡了是？」元通道：「只要莫使人說我等不忠君王，不孝父母，只要我等苦行實修，要完全了這『忠孝』二字。」行者聽了，合掌稱贊。又問道：「師尊，殿下彈關，豈止這四重大恩一件，卻還有他意否？」元通道：「四彈之意，四事之教我者頗多，非汝等所知。我自收拾於不言不知之境，所以殿下不言，正謂他不言之教耳。」元通言畢，依舊閉目入定。左右行者仍閉關門。

這元通哪裡是入定為自己成就功行，卻乃為東行完了未結之局。四彈之教，他卻推廣到「四里」身上，說：「我當初隨師到靈通關，說破了那兩裡霧四人。彼時雖開度了他，只恐他們尚未盡化，流蕩著在不明人心地。我如今只得神行遠近道路村落，把個寡慾廉靜四德，變更這『四里』心情，方為不滲漏的功德。」只這一片心性，假作閉關，乃神遊道路，卻來到昔日惺惺裡中，見卜漁父、卜公平已故。漁父之子，得了笑不老靜定之方，弱體復壯。卜公平之子，只因他父刻薄，不明心地，雖得了靜定功夫，卻又時

作時輟，那刻薄舊病兒尚然未改。既故了，留害其子，蒙然愚昧。況又是那奸巧海蜃輪回化生。元通神遊到得裡中，雖說是神遊，他卻不是凡人陰魂，乃是久修和尚，陽神顯化有形。這愚昧之子雖然頑冥不靈，卻因其父在日，得僧普度微力，偶發一念，與漁父之子說道：「往劫真僧將復至此，當修齋供以待。」漁父之子信其言，乃設齋供。次日，果有一僧到門。卜家大小都說：「呆子說話，今日如何奇中？」漁父之子見和尚進門，便把呆子話向元通和尚說道：「我家有一個愚昧之人，卻說了一句奇中話，今日果驗。」和尚問道：「何言奇中？」答曰：「他說道：『往劫真僧，將復至此，當修齋供以待。』今日師父到來，想是前因。」和尚笑道：「果是前因。」漁父之子乃問道：「師父法號？從何方來？」和尚答道：「山僧無號，只以和尚稱便是。一若問我何方，也無定處。且問施主何姓名？」漁父之子答道：「小子姓卜名垢，這是我族弟名淨。曾聞先世有聖僧過，度脫父老輩。不知師父到此何事？」和尚答道：「山僧有未了之願欲完，路過到此，因而化緣。」卜垢道：「已設下齋供，請師父少留一飯。」卜淨見了，卻又昏昧，問道：「和尚哪裡來的？因何留他齋飯？」卜垢笑道：「真是愚頑！早時說的，此時如何便忘？」和尚道：「闇昧覺照反覆，俱從未淨根因。」卜垢問道：「師父，根因何在？」和尚乃合掌，口誦一聲「彌陀佛」！那卜淨也隨著和尚，口念了一聲，便破愚頑而啟慧，開昏昧而成聰，乃向和尚稽首道：「小子生來黯昧，惟知饑索食、寒索衣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安識古往今來？今聞師父一聲佛號，便似幽谷見天，寒霜遇日。往昔根因，從此識也。」和尚道：「你既識了根因，能歸淨業，行行不昧，真如自成正覺，若忘彌陀正念，恐又復障礙。」卜淨稽首禮謝。後有贊歎一聲佛號頓開愚蒙小贊：

佛即是心，無心佛在何處？心即是佛，有心佛又非真。有有無無，何處是佛？只在那一聲感應，便啟愚還覺；又恐定靜不常，昏愚復昧，所以千聲萬句，念念叫省。

卜垢見卜淨禮謝和尚，說的言語合理，且是明白，便也合掌稱誦功德，說道：「蒙然蠢陋，承師一言，大開覺悟。小子不知此大因緣自何感召，卻是靈通垂庇，卻是眾生有緣，還是偶然奇中？」和尚道：「感召之因，為義最大，說之則小。凡惟慧照，自得其因。」和尚說畢，齋供已備。吃了齋飯，忽然屋裡走出一個老婦人來，向和尚說道：「師父，我方才午困，見卜公平丈夫托夢與我說，只因他在日刻薄，自恃伶俐太過，當有此子，往劫就是師父點明他定靜功夫，他不當時行時止，這刻薄依舊未改。今承師父道力宏深，得度明瞭他子，叫他又不可復恃伶俐刻薄，又使他不能往生善地。」和尚道：「汝不夢不說，山僧已久知這段因果。只是靜定功德，汝等到今尚復知否？」卜垢道：「小子深知。」卜淨道：「小子卻未深知。」和尚道：「往業未消，空費口傳心授。」

這卜淨勉強習學跏趺，妄演靜定，方才閉目端坐，忽然似夢非夢，見兩個赤發藍面精怪，一個口稱渾沌子，一個口稱睿智生，兩個在卜淨面前，爭鬧不息。只聽得渾沌子把睿智生罵道：「你這精細怪，怎麼斲破我本來圓圖竅？」那睿智生也罵道：「你這愚蠢物，怎麼蒙蔽我虛靈不昧真？」一個道：「你馳神耗精，聰明何用？」一個道：「你幽昧昏暗，懵懂何知？」一個道：「我悖戾自守，一任春秋來往，被你開發得知來知往。」一個道：「我推測為用，頗知上下古今，被你蒙蔽得遺今忘古。」一個道：「操戈逐儒生，只因你提撕警覺。」一個道：「朽木比宰予，只為你寤寐晨昏。」一個道：「似我樸素渾堅，乃人道之質，比你澆漓成性，天真喪而壽算虧，豈能長生不老？」一個道：「似我靈通虛應，乃察理之姿，比你魯鈍癡呆，穎悟少而智識昏，怎能參玄了道？」渾沌子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你誇圓活，乃是個雞卵，外活潑而中混沌。」睿智生暴躁起來，罵道：「你逞堅確，乃是那翁仲，外人類總塊石頭。」渾沌子道：「我是石頭壓卵，彼惡敢當我？」睿智生道：「我雞卵樣鐵錘，把石頭擊成齏粉也。」和尚見卜淨眼前現了這段情景，便看著卜垢，他卻綿綿若存，寂然不動，便叫一聲：「卜垢！清寧觀宇，靜刹關中，自有你功果！」把卜淨也喝一聲道：「蜃妖兀自留氣，你不九轉彌陀，其如怎成淨業？」和尚說畢，倏忽不見。他兩個都坐地驚醒，卻不見了和尚。卜垢於定中，明明聽得和尚說：「清寧觀宇，靜刹關中，自有功果」，乃默記在心。這卜靜被兩怪爭鬧了一番，便復昏憤，慳慳成病，反恨和尚糊塗說壞，遂而一劫遠投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卜垢得了和尚靜定功果，一心想起淨刹清寧去處。知國度中有，乃離家別業，走到國中，訪入淨刹。只見一個行者，守著個禪關，他便問行者：「關內師尊可得瞻仰否？」行者道：「師尊有戒，我不敢啟關與你瞻仰。」卜垢只得在關門前稽首。方才禮畢，只見半空中一道毫光，自個觀宇處飛騰而起。卻是哪座觀宇，下回自曉。